

小小蒲公英——云端支教手记

赵童歌(20岁) 内蒙古大学生

坐在宿舍的书桌前,我第一次在屏幕上见到了那群孩子——包头市固阳县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十几个孩子仰着晒得微红的脸蛋,眼神里混着好奇与羞怯。这场跨越千里的线上支教,从一声带着电流杂音的“老师好”开始,在往后的3个月里,悄悄在我和孩子们心里播下了蒲公英的种子。

最初接下线上支教的任务时,我心里满是忐忑。作为师范专业的大二学生,我习惯了在模拟课堂上面对同学扮演的“学生”,可当真要透过屏幕,给一群素未谋面的孩子上课时,还是会产生各种担心,担心自己的声音传不过去,担心我们的交流会

被屏幕挡住。第一堂线上课是语文课,讲《蒲公英的梦》。我提前准备了精美的PPT,上面有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还有城市里灰蒙蒙的天空。当我问“谁见过真正的蒲公英”时,屏幕里的小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抢着说:“老师,我家后院就有!风一吹,白色的小伞就飞跑了,我妈妈说它们去远方安家去了。”她的声音清脆,带着固阳方言特有的尾音,像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荡起

圈圈涟漪。那天的课结束后,负责对接的张老师发来消息:“孩子们说,你的声音像春天的风,特别好听。”我对着屏幕笑了好久,原来隔着千山万水,真诚的声音真的能发芽。

二 支教的日子像被拉得很长的线,一端系着我的大学课堂,一端拴着固阳的清晨与黄昏。我渐渐摸清了每个孩子的脾性:总是坐得笔直的男孩叫亮亮,他爸爸在外地打工,妈妈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考去爸爸在的城市”;不爱说话的小雨总在笔记本上画满星星,她说“星星能照亮晚上回家的路”;还有总爱提问的小虎,他会追着问“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对世界的好奇。

为了让课堂更生动,我开始琢磨新法子。有一次讲《宇宙的奥秘》,我特意准备了天文望远镜的图片,小虎突然问:“老师,城市里的星星是不是比我们这里多?”我愣住了,想起张老师说过,固阳的夜晚能看见银河,而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躲了起来。

“其实星星一样多。”我认真地说,“只是城市的灯太亮了,把星星的光盖住了。就像你们眼里的光,不管在哪里,都不会熄灭的。”屏幕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小雨轻声说:“老师,我把星星画下来给你看看吧,我们这里的星星

可亮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小雨画的星星:蓝色的夜空中,缀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每一颗都涂得金灿灿的,旁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老师,这是我们这里的星星,分你一半。”

三 尽管我才是那个传授知识的老师,可更多时候,我感觉是孩子们在教我如何纯粹地热爱。换季那会儿,我感冒了,声音沙哑,课上到一半,亮亮举着一个保温杯出现在屏幕里:“老师,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我洗干净了,你假装喝一口。”看着那个杯身上的卡通图案已经褪色的杯子,我的眼眶突然湿了。

期末临近时,我教他们写“我的愿望”。小虎想当科学家,要“造一艘能去火星的飞船”;小雨说想当画家,“把固阳的星星画给全世界看”;亮亮的愿望最简单:“希望爸爸能回家,希望老师明年还来”。

最后一堂课,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电子贺卡,上面写着我对他们的祝福。张老师说要拍张合影,孩子们特意穿上了最整洁的衣服,站在教室后排的黑板前,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谢谢老师”。拍照时,他们使劲往前凑,想离屏幕里的我更近一点,亮亮举着一张画,上面是一个女孩牵着一群孩子,背景是漫天飞舞的蒲公英,旁边写着“我们都

是蒲公英的种子”。那天的下课格外早,孩子们齐声说“老师再见”,声音里带着不舍。我对着屏幕挥了挥手,说“我们还会再见的”,却不告诉他们,我的支教任务已经结束了。

四

支教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捧晒干的蒲公英,还有孩子们写的信。小雨的信里夹着一片银杏叶,她说:“这是我捡的最完整的叶子,像小扇子,能给老师扇风”;亮亮画了一张地图,从固阳到我的大学,用歪歪扭扭的箭头连着,旁边写着:“老师,等我长大了,沿着这条路去找你”。

我把蒲公英夹在日记本里,看着那些稚嫩的字迹。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给予者,带着知识和远方的故事走向他们,却忘了他们才是最纯粹的馈赠者——他们用清澈的眼睛告诉我们世界原本的样子;用简单的话语提醒我们,真诚比技巧更重要;用小小的愿望教会我们,每个平凡的生命都在努力生长。

如今,我依然会和孩子在微信上聊天,亮亮说他的数学进步了,小虎寄来他画的宇宙飞船,小雨拍了固阳的秋天给我看,金黄的麦田里,蒲公英的种子正乘着风飞向远方。

我知道,那些在云端播下的种子,早已在彼此心里生根发芽。就像蒲公英的约定,无论飞向哪里,我们都记得,曾有这样一段时光,网线两端,星光与真心,都在用力闪烁。而这段经历,会成为我人生里最珍贵的宝藏,提醒我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向着光的方向生长。

纵有群山阻隔

张瑞霖(19岁) 合肥工业大学学生

7月中旬,合肥骄阳似火,热浪纷沓而至;当夜,贵州黔东南大雨滂沱,雷声轰鸣,言语未及三丈而混。一东一西,我与团队辗转1000多公里,昼逢日晒夜遇急雨,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剑河县城关第五小学。

这里是合肥工业大学研支团的支教地之一。我们抵达时,恰逢上一批研支团的学长学姐们支教期满,准备返程,于是便约着见了一面。说到底,我们同是“Z时代”的年轻人,相处十分融洽,取经也相当自然。从他们口中,我们第一次得知,城关五小的孩子们,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教育困境。这种困境,与高山有关,与大江有关,百岁千秋,亦与人有关。我忍不住去想,如果一年是如此,如果面对百来个学生是如此,那我们在仅仅两周之内,面对20余个孩子,讲解远在天边的技术科普,究竟何用之有。

这是我“热血沸腾”的第一次冷却。这里三面环山,百步临江,没藏着什么稀世珍宝、武功秘籍,只有一群雏鸟,在山下白云处飞翔,尚尝不出黄鹂望蜀之苦。

抵达那天是周五,而正式开课在周一。周末两天,队长带领我们去完成支线任务,即到村子开展防侵害防溺水宣讲。

我们去的村落都属柳川镇下,这名字倒与我家乡相近。我在河北乡村长大,初中时来到镇里上课,名叫柳泉,是因为有一处泉水,还衍生出矿泉水的生意。柳川的“川”字估摸也差不多,这里临着一条大江,叫作清水江,川流涌动,许多青年人顺着水流外出务工,月夜思乡之时,心中一枝折柳轻轻摇曳。

团队分了两组人,我和队友在周日至。4个大一新生,其中3个都来自华北平原,从未走过盘山公路。我被颠簸得仿佛大脑都被摇匀,早起加上晕车,到镇政府时整个人都还恍惚。

村子和县里还不一样,垒堆村依山而建,乃寿村傍水而居,孩子们进出方便,上学要很早就出门。但是暑假时,父母会接他们去省外,这是一年中难得的亲子相处时光,所以留下听宣讲的孩子并不多。

但我们几个都不愿意白跑一趟,我就提议,咱们去采访吧。队友和我一拍即合。就这样,我们揣着没有成稿的问题,带着不足以清晰收音的设备,举着没有三脚架的手机,摸到了村支书办公的地方。

老支书再有一年就要退休,但他看不出白发,健谈又爽朗。他说,他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估计有30年了,但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干成,最后一年只想再做些事,能做一些是一些。

这场采访没有整理成文字,从采访角度看,我们实在太不专业。提问内容琐碎,甚至连提问人也换了3次,拍摄画面乱七八糟,无论是视频素材还是新闻稿件,都没办法采用。我在回去的路上复盘,总觉得还是白忙活一场,难免自责。

同行队友都劝慰我,其中一个直言:“怎么会没有意义,采访本身就是意义。”后来活动结束,他写心得感悟时也提起这位老支书:“纵有群山阻隔,但30年齐心协力山峦也变通途,为孩子们铺平教育之路又有何难呢?”

只有20岁的人才说得出口这样的话。不过,我这位队友不出意外还要来这里第二次。就像他说的,成为铺平教育之路的一颗石子,石子本身就是意义。

7月14日,周一,天大晴,“鸿鹄学堂”科普系列课程在城关第五小学正式开课。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团队一行9人,从国史党史讲到大美河山,从自然科学讲到前沿技术,从生活技能讲到体育健康……几无保留。我们将过去两年制作的50余节课普课程带到孩子们面前,希望他们真的能从“水火箭”里窥见航天梦,从“人工智能”里梦见新未来。

我只有3节课主讲,大多数时候都在幕后进行新闻稿的撰写工作,但从几位常在教室的队友口中,我能清晰听到孩子们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多在于,哪个孩子学会说谢谢,哪个孩子知道与人合作,哪个孩子听课变得认真。这些在我意料之外的品质上的进步,让我触动很深。

其间,我们还准备了一次特别的课堂。记得那告诉我“采访就是意义”的队友吗?他是个“点子大王”,提议让安徽与贵州两地的孩子“云端联动”,分享各自的家乡特色。

这本来只是突如其来想法,我们甚至不知道五小的电子屏能不能联网,又要怎么收音。但碰巧的是,这台电子屏幕可以。同样凑巧的是,我们的摄影师带了只双筒望远镜。

于是天时地利,且得人和。与合肥社区联系,梳理流程,测试机位……一切都风风火火地展开。孩子们有的换了苗服,有的被鼓励唱了一首首歌。那首首歌好似天籁之音,我却全然错过,没听到半个音符,被队友狠狠嘲笑一番。我问那个孩子愿不愿意单独给我唱一次,他说,老师,我明年唱给你听。

这节课结束后,有中午不回家的兄妹俩跑来问我:“老师,安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他们还问我分享,“我哥哥就是大学生!他已经毕业了”,顺便塞给我两颗野果子。在他们的记忆里,哥哥16岁就上了大学,要从地里踩着庄稼出去,我其实听得并不太明白,但没有细问。他们毕竟才二年级,分不清高中和大学的区别,只将其都等同于离家很远,也很难考上。

那果子淡淡的甜,而我心中戚戚。夜阑人静时,我把这段话填进歌词里,未了写:“山海太广大了,我们只是尘雾蝼蚁,不过,高楼也是平地起。”

孩子们最喜欢的课一定是户外课,而团队里有擅长教户外课的好老师,他们有的在校队打比赛,有的游戏点子一大堆,有的表面沉默但内心浪漫。

我们的摄影师就是这类人。比起团队里几个突出的“e人”,他是偏沉稳的性格,但并不沉默。刚加入团队,他就直言希望带来一节摄影课,把录像机交给孩子们;他还打印了一些明信片,正是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背面是待填的文字和地址。

他的镜头里,记录下的都是孩子们恣意奔跑的样子,开怀大笑的样子,把纸飞机当成梦想扔出去的样子,把手掌印在班旗上的样子。

班旗上书“鸿鹄学堂”4个大字,印着五彩斑斓的“小树杈”,同队旗一起插在中央。我们在外围一圈,孩子们又在外围一圈,串成了同心圆。能想出这样的摄影方式,也很难说他不强。顺带一提,他是第一个积极地把歌做成的人,我便标榜自己也有些浪漫的文青情怀。

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彼此交换了信件,队长收到的信最多,还有贝壳和糖果,被好一阵羡慕。我们从山外来到贵州,见了贵州的山,贵州的水,贵州的米酒和苗服,还偷闲去吃贵州的烧烤,吃的时候唱歌。

五小旁有一座苗族女神像,名叫仰阿莎,雨后阳光射下,沓露流玉,点石成金。她矗立在这片土地,俯视这里的生灵和过客,庄严神圣,肃穆温柔,允许鸟儿在她的肩膀上歇脚。

待到7月底,我们各自踏上出山路,还是她遥遥目送。这9只小麻雀叽叽喳喳叨扰了14天,衔来几颗小石子,向她保证绝不是可有可无。

这几颗石子落在地上,铺成一条走之有之的长路。而支教在路上。

志愿微光

编者的话

志愿精神如不灭的火种,每一份微小的付出,都会让这簇火种愈发炽热。本期这些文字,记录的不仅仅是志愿行动本身,更是行动背后那颗纯粹的初心。希望故事里的温暖与力量,能在更多人心中种下向善的种子,让奉献与担当成为社会最温润、也最坚实的底色。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消耗,短短十几分钟内,便已告急。面对着火点的广阔面积和弥漫的烟雾,赵毅知道,一旦冲进去搜救救人,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紧急关头,赵毅小心翼翼地小口吸气以节约氧气,同时大步快走以节省救援时间。火场内的高温炙烤和极低的能见度,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二次爆炸,让赵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赵毅的呼吸越来越艰难。就在他快支撑不住时,突然被绊了一跤,低头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赵毅立刻背起他,冲出火海。

到达安全地带后,赵毅换上队友递来的空气呼吸器,并急忙询问正准备转移的伤员:“里面还有人吗?”

“还有一个……和我一起的。”伤员虚弱地回答。

听到这话,一名队员转身就要冲向火海救人,却被赵毅一把拉住:“里面的情况我熟悉,还是我去。”

话音刚落,赵毅再次冲入火海,又救出一名伤员。这次救援行动,赵毅和队员们共救出13名群众,并疏散了50多名群众。

当文字跨越山海,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对着地图发呆,把大学地址默念过无数遍的女孩。他们的期待与我的记忆,渐渐重叠。

“这封信要寄往哪里?我来写编号!”志愿者围坐在长桌旁,把照片和明信片仔细地放进信封,把字迹模糊的地方描得清晰。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每个参与“笔墨守望”的收发信志愿者的日常。

信的那头

小英是一名四中的学生,今天是“笔墨守望”发信的日子,大家彼此讨论着,期待着属于自己的那封信。

小英的笔友是小帆姐姐——同样毕业于四中,因为这份亲近,她能放心地倾诉,从学习的困惑到生活的压力,每次写信、读信后,眼前的困难似乎也不再那样沉重,未来的路也不再那么模糊。

她想考什么校,想跑得飞快,想跑到大城市去看看是什么样。可她也犹豫: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基础薄弱,能行吗?

拆信的时刻是安静的,大家打开属于自己的信封安静地阅读着。透过小帆姐姐的照片,那个遥远的世界好像更清晰了一点:那里有明镜一样的蓝天,有高耸的教学楼和图书馆,有倒映在一整面玻璃上的云和花朵。

“有个两个小柿子!”她惊喜地喊出声。那是四中教学楼前的柿子树结下的果实,前不久刚熟,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她突然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仅是因为小帆姐姐的信,还因为这两颗小柿子——这仿佛是在告诉她:柿子能到的地方,她也一定可以通过努力到达。

未来的路光明而辽阔,她终将奔跑着,去迎接属于自己的世界。

青春火焰蓝(报告文学节选)

璃受损,严重受损半径约2000米;爆炸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20米、深达1.7米的圆形深坑。据事后统计,此次事故造成47人死亡,90人重伤,还有部分群众受轻伤。

事故,就是命令!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机制随即启动,消防、武警、卫生、供电、通信等部门迅速组织救援队伍赶赴响水,开展救援和秩序维护工作。

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赵毅迅速集结队伍奔赴现场救援。上车后,他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全体队员立即卸下个人防护装备中所有金属物品。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赵毅,在即将参与的战斗中,这些金属物品可能会引发不可预知的危险。

爆炸现场,两个苯罐和一个甲醇罐同时燃烧,近4500立方米的物料化为熊熊烈焰,释放出巨大的热量,燃烧的危化品液体和五颜六色的气体肆意扩散,地面上到处是瓦砾废墟和裸露的钢筋……

赵毅紧急指挥队员:“紧跟在我身后,严格按照我的指令行动!”

现场危机四伏,步步艰险。赵毅临危不

乱,冲锋在前。平时积累的化工救援知识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仔细检查每一个火点:哪些在稳定燃烧,哪些仍存安全隐患,他都一一记下。在准确判断暂时不会发生二次爆炸的危险后,他再次下令:“救人第一!”

紧接着,赵毅带领队员开展救援行动。救援的区域,距火罐仅50米。

就在赵毅营救第五位幸存者时,一个年轻人踉踉跄跄地跑到他跟前,焦急地说:“那儿还有伤员,快救!”

顺着年轻人手指的方向,赵毅看到几百米开外的一处着火点,由于处于下风的位置,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赵毅正欲冲过去,两名队员挡在他前面,主动请战:“队长,让我们去吧!”

赵毅喝道:“服从命令,我去!”

说罢,赵毅将他们推向一旁,自己冲入火海。接近救援地点时,赵毅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心中暗叫不妙——空气呼吸器中的空气不足了!

通常情况下,空气呼吸器可持续使用1小时,但在现场连续奔跑加速了氧气的

一封感谢信

信的这头

娄小凡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她的日常在教学楼与宿舍间来回,规律而平凡。可偶尔,她也会为生活按下暂停键,在漫天晚霞下驻足,按下快门,收集属于自己的小小快乐。

这天,妈妈寄来一箱黄澄澄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灯笼,这让她想起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那时,一位室友留下来陪她,两人提着一袋柿子,在学校空荡荡的教学楼里看了一场电影。离开母校一年多多了,那些当时不以为意的时刻,如今回想起来却满是珍贵与不舍。

为什么要收集这些快乐的瞬间呢?回到宿舍,她伏案写信,写下:“这里的校园很大,有好看的喷泉和图书馆,学习更加自由。遗憾的是,没有四中教学楼前的柿子树。随信赠上几张我拍的校园照片,你们考出来,也能见到这样广阔的天地……”

寄信的地址,正是四中(遵义市第四中学——作者注)。高二那年,她是收信的学生,怀揣着一封远方的信,憧憬大学生活;如今,她成了写信的一方,把这份温暖与期待传递下去。

她不仅在写信,更在寻找自我。作为一个先行一步的学姐,她愿意分享这份追寻的过程。明天,这封信将与晚霞一同出发。

连接的线

传递,我成了那根连接这里和那里的线。

还有很多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他们却少有机会听到远方的故事。

于是,我留任了“笔墨守望”项目,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把一封封带着温度的信寄往远方。那些曾经让我驻足的风景——清晨的薄雾、黄昏的霞光、宿舍楼下的银杏叶,都成了信里的主角。

我的“笔友”们,散落在地图上标记着小星星的地方。信的那头,是四中的小桐,她总爱在信末画两个并排的柿子,说“等熟了就摘下来寄给学姐”;是山里的阿杰,他在信里画了弯弯的山路,问“大学的路是不是也这么长”;还有海边的小雨,她描述起潮落的声音,说“想知道大学的风是什么味道”。照片、树叶、干花……从分享课堂趣事到解答成长困惑,从描述城市的霓虹到倾听山野的风声,一封信在温暖另一封信,一颗心在靠近另一颗心。

“学姐,给你看我拍的晚霞!老师说和你信里写的一样美!”小桐寄来的照片里,天空被染成了胭脂色,角落用红笔写着:“是不是很像绸缎?”

“学姐,这是我捡的银杏叶,夹在信里不会坏掉吧?”阿杰的信里,枯叶的脉络清晰可见,仿佛能看见他踮脚够树叶的样子。

徐向林

2018年11月9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

就在这一天,媒体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636名消防救援人员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面对这由鲜血和火焰铸就的数字,时任盐城城市消防支队响水县黄海路消防救援站站长的赵毅眉头紧锁,神情沉重。2019年元旦,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下了新年的十大愿望,第一条便是:愿每年出警的兄弟们都能平安归来!

然而,他的新年愿望刚刚许下不久,便遭遇严峻的生死考验: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位于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公司突发爆炸,波及周边16家企业。

这次爆炸的威力有多大?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信息显示:爆炸震级为2.2级。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兵器工业集团217研究所通过经验公式和数值模拟方法估算,此次爆炸的总能量相当于260吨TNT当量。

根据政府部门的事故调查报告,此次爆炸是由天嘉宜化工公司存放的600吨硝化废料自然引发。爆炸的破坏半径约300米,冲击波导致周边的建筑及门窗、玻

韩天骄(20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从她到她到她 一封信在其间传递 让来路路的经验从这里传递到那里 让视野从这双眼睛传递到那双眼睛 让世界从这里拓展到那里 让我带上你的眼睛 去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去看大山之外不仅仅是大山 去看“我们”成为高山、烈焰和栋梁 让我守候你的眼睛 你的目光 是让我们成为奔涌河流的力量 是让我们脚踏实地做下去的土壤 让我成为你的眼睛 想让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 想让你的目光所及成为你的目光所及 想让你更加坚定地奔跑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

在奔跑路上少一点迷茫 多一点相信自己的力量

“笔墨守望”项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彩虹明天公益社发起,以北京地区高校学生为主要志愿者群体,借助朋辈视角,通过书信与孩子们交流,把真挚的关怀与生活的温暖传递给他们。我们始终秉持“笔墨传情,书信陪伴”的初心,希望用文字搭建一座心灵的桥梁,让高校学子与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在字里行间彼此牵挂、共同成长。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一封信的故事。



官方微信



订阅二维码